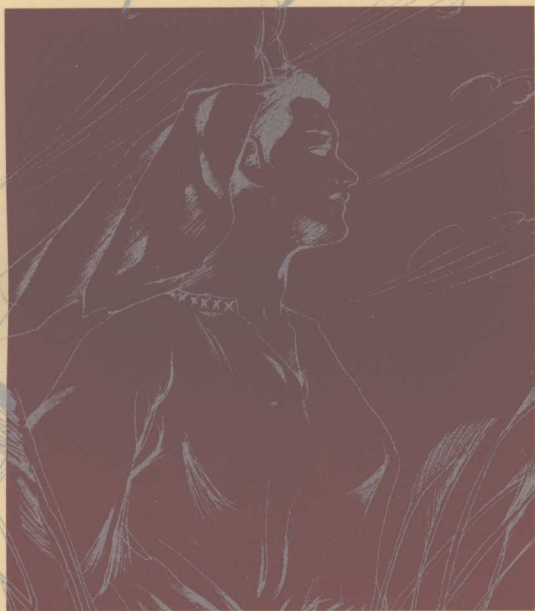


我的包着的 红头巾的 小白杨



艾特玛托夫小说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I364.45

2

我的包着 红头巾的 小白杨



〔吉尔吉斯斯坦〕艾特玛托夫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九 九 年 · 北 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 98 - 0560

ЧИНГИЗ АЙТМАТОВ
ТОПОЛЕК МОЙ В КРАСНОЙ КОСЫНКЕ

本社已通过中华版权代理公司购得艾特玛托夫全部作品的
中文版权。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吉尔吉斯斯坦)艾特玛托夫著;
力冈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7

(艾特玛托夫小说集)

ISBN 7-02-002757-1

I. 我… II. ①艾… ②力… III. 小说-作品集-吉尔吉
斯斯坦-现代 IV. I36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0738 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96 千字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875 插页 2

1999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定价 17.20 元

前 言

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位作家。读他的作品常常让我想起高尔基的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也使我仿佛在重温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但这里的“想起”和“重温”决非雷同的意思。我所要表达的是一种感受，一种似曾相识的感受。《查密莉雅》、《永别了，古利萨雷》和《白轮船》，让我的身心情不自禁地驰骋在吉尔吉斯斯坦那广袤的草原和宽广的湖面上，奔放青春活力的查密莉雅和丹尼亚尔坐在干草堆旁歌唱；骏马古利萨雷撒开四蹄在草原上飞奔；在伊塞克湖湛蓝湛蓝的水面上，威武而又壮观的白轮船拖着一条明晃晃的长带，载着一个孩子的梦，驶向远方——这一组组鲜亮、生动的画面，使我十分突兀地忆起逝去的青春，忆起故乡的山川田野，忆起曾拥有过的许许多多美好往事，甚至忆起年轻时代所萌动的爱情，那些早已变得模糊了的旧梦，竟在头脑中倏地清晰起来——这就是艾特玛托夫作品的魅力所在。

像高尔基和肖洛霍夫一样，艾特玛托夫的创作源泉主要来自于大地母亲——他的故乡。他的作品几乎全是以故乡为大背景。但在他的笔下，故乡经过革命的洗礼之后，已是宛如诗画，美不胜收了。因此，作家便敞开了他的歌喉，用最动听的音符和最美丽的词汇来赞美故乡的一草一木。他用孩子真诚、新奇而又纯真的目光，仰视故乡的太阳、月亮和山色湖光。故乡的早晨多美啊：太阳从山后探过头来，可是沟上偶然长出的葵花

又向太阳探过头去。白头的芥子贪心地要把它围困起来，它不示弱，它那黄色的舌片从芥子那里捕捉、截取阳光，喂养那充实紧密的种籽盘——我在这片亲爱的土地上跑着，头顶上燕子在竞逐飞翔。啊，多么希望能有油彩，好画出清晨的太阳，画出白茫茫、蓝幽幽的群山，画出这露珠晶莹的苜蓿和长在沟边的野向日葵。而作家笔下的故乡的夜晚，往往也令人心驰神往：夜色显得无限美好。谁又不晓得八月之夜，不晓得八月夜里那既远又近的分外明亮的星星，每一颗星星都清晰在目。瞧，那一颗星，边上像是沾满了霜花，周身发着冷光，带着天真烂漫的惊讶神情从漆黑的天上望着大地——轻风从草原上送来正在开花的艾蒿苦涩的花粉，和渐渐萎去的熟透了的裸麦那种略可闻到的清香——就连我们无处不见的牵牛花，在作家的故乡开放，也变得极不平凡了。在那个小男孩看来：你瞧瞧野牵牛花，虽然也是遍地生长，它们却是顶聪明、顶快乐的花儿。早晨它们会迎接太阳。别的花草什么也不懂：什么早晨，什么晚上，全都一样。可是牵牛花，阳光一照，就睁开眼睛，笑了。先是一只眼睛，然后又是一只，然后所有的花卷儿一个接一个都张了开来。白色的，淡蓝色的，淡紫色的，各种颜色的——如果坐到它们的旁边，别吱声，就会觉得它们仿佛睡醒后在悄声细语。这里的牵牛花不仅有了生命，而且像精灵一样聪明、快乐。至此，有谁不想去那草原同干草堆旁的恋人一起歌唱？有谁不想踏着晶莹的露珠儿，和燕子一起奔跑？又有谁不想在八月的夜晚，站在库尔库列乌河畔，去凝望那颗沾满了霜花却又是天真烂漫的星星？而我似乎更想坐着白轮船，同那个生长在伊塞克湖上的小男孩一起听牵牛花的低语。艾特玛托夫就这样怀着对故乡的深深热爱，饱蘸着浓郁的激情，用细腻却又是无比浑厚的画笔，为读者描绘出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吉尔吉斯斯坦的乡村画卷。它让人陶醉在干草堆的

气息和牵牛花的芬芳中，流连忘返。

的确，艾特玛托夫将故乡吉尔吉斯斯坦描绘得无与伦比。然而，当我们走进这画卷之后，才会惊讶地发现，这一切不过是一幅内容丰富的油画的大背景。真正向我们走来的却是在吉尔吉斯斯坦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上生活着的勤劳、善良的人们。于是，身材匀称、挺秀，头发劲直修长，编成两条丰满的、沉甸甸的长辫子，黑中透蓝的一双杏眼闪耀着青春活力，哼着酸溜溜的山村小调的查密莉雅率先出现在油画中的干草堆旁；紧接着，后面跟上来的便是那个包着红头巾的目光严肃、表情坦然却是十分温柔可爱如小白杨的阿谢丽；在阿谢丽的背后，老牧民塔纳巴伊牵着他心爱的老马古利萨雷，一路走着，一路回忆着他悲剧性的一生；而在风景秀丽的伊塞克湖上，那个细脖子、大脑袋、没有名字的孩子，则追随着白轮船，变成一条鱼，游进了他的梦幻世界；不知为什么，当我从画面上看到那个穿着黑呢军大衣、脸色苍白、说起话来结结巴巴的小伙子玖依申时，我好像发现了一个熟人——我的第一位老师；还有站在无垠的草原上与大地对话的母亲托尔戈娜伊，她的遭遇同我国那些在战争中失去子女的母亲又是多么地相似啊！艾特玛托夫就这样用纯真的情感和挚热的爱，塑造出了吉尔吉斯劳动人民的群像，又以细腻真切的心理刻画，展示了吉尔吉斯劳动人民的高尚品质和美好情操。不难看出，艾特玛托夫笔下的主人公都在各种不同的生活背景之下，受到了各种不同的精神创伤。而正是在困难和逆境中，通过对真诚、善良和美好的追求，使人物的心灵闪现出灿烂的火花。由此，查密莉雅勇敢地追求着爱情和崇高的精神生活，从而唱响了一曲独特的蕴含人的尊严美的爱情赞歌；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和母亲托尔戈娜伊，在人生的道路上坎坷多难，但她们却用善良的心灵去慰藉着他人，影响着他人，在这烛光般的照耀下，作

家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变得生动可爱起来；尽管，牵着老马古利萨雷的老牧民塔纳巴伊的一生是以悲剧告终的，但从塔纳巴伊身上，我们仍能看到无私、刚强和坚定的信念，看到强烈的爱憎和真挚的情感，看到可亲可敬的主人公真实丰富的内心世界。在《白轮船》中，艾特玛托夫对于那个无名小男孩的塑造，可以说是将真善美的讴歌提到了一个最高音符。由于不能容忍杀害长角鹿的暴行，那孩子宁愿变成一条鱼——孩子的肉体毁灭了，“他短暂的一生就像闪电，亮了一下，就熄灭了，但闪电是能照亮天空的。而天空是永恒的。”这独白无疑是作家内心的自白，无疑是艾特玛托夫在创作中追求的至高无上的理想。正是这真善美的感召，叩响了人们的心灵之门，引发了爱的共鸣，从而使他的作品从吉尔吉斯斯坦走向了世界，受到全世界读者的欢迎。他的十二部中篇无一例外地被拍成了电影、电视剧或歌剧、芭蕾舞剧。作家除获得了列宁文学奖外，还三次获得苏联国家奖。在苏联的当代作家中，只有他一人获得这样的殊荣。迄今为止，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已被译成一百二十七种语言，语言种数及印数都居世界各国作家的前列；同时，他还曾获得意大利“橄榄枝”奖、“阿斯图里亚斯”奖、德国“吕克特”奖、奥地利国家文学奖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艾特玛托夫所塑造的吉尔吉斯劳动人民的群像，已具有了广泛的世界性，它们不仅属于吉尔吉斯人民，也属于世界人民。

艾特玛托夫的创作，根植于现实主义的沃土，又采用浪漫主义的手法，热情地讴歌着故乡吉尔吉斯斯坦以及世代劳作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民，他不仅赞美土地，赞美劳动人民的心灵，更把富有民族风情的劳动场面描写得淋漓尽致，刻画到令人叫绝的地步。可以说，在艾特玛托夫的笔下，每一个人物的性格都是通过劳动表现出来的。比如，他在表现查密莉雅的倔强时，采用了

这样的劳动场面：“查密莉雅走在前面，她把长衫擦到膝盖以上，我于是看到，她那好看的黑黑的长腿上鼓起的肌肉绷得多紧，我看到，粮袋压得她像弹簧似的一弯一弯的，她用多大的气力才支撑住那柔弱的身躯。”写丹尼亚尔的顽强也是在劳动中表现出来的。丹尼亚尔背着庞大的粮袋拖着受伤的腿朝越来越高的跷板上走着，每走一步，都要忍受极大的痛楚，在人们让他扔掉粮袋的叫喊声中，他摇晃着身子，硬撑着那条再也不听指挥的伤腿，冒着从跷板上滚下来的危险，一直走到终点。而母亲托尔戈娜伊仿佛一直忙碌在麦田和打谷场上——艾特玛托夫利用这些劳动场面，充分地展示着人物的性格，同时，也揭示出了人物生存的大背景和人物性格形成的历程。正是在这些忘我的劳动中，人与人之间产生了美好的感情，心灵与心灵碰撞出了火花，人性和人情则在其间闪射着光芒。在艾特玛托夫的笔下，劳动创造着幸福，劳动创造着美，劳动也创造着爱情。将幸福、美和爱情融进劳动中，又以劳动场面来烘托幸福、美与爱情，使其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这使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具有了更加鲜明的个性和灵性。于是，在那幅优美的吉尔吉斯斯坦画卷上，我们便又看到了一个叫艾特玛托夫的小男孩的身影，他既是最普通的劳动者，又是歌手。他和他的主人公们一起在麦田里收割，在打谷场上扛粮袋子，赶着马车奔驰在送公粮的大路上。正是这种同呼吸共命运的患难与甘苦，使他窥见了查密莉雅与丹尼亚尔之间的秘密，并情不自禁地跟随着老马古利萨雷的脚步，走进了老牧民塔纳巴伊的内心世界；在伊塞克湖畔，他为长角鹿的死而心碎，为阿谢丽的命运感叹不已；站在母亲托尔戈娜伊身边，他倾听着她的泣诉，他的心里也在流泪、流血。所有这一切，使他百感交集，那心灵的震颤，不由自主地冲出喉咙。艾特玛托夫歌唱着，为着饱经战争创伤的吉尔吉斯人民，为着母亲头上的斑斑白

发,为着不再年轻的女人,为着孤儿寡妇们的眼泪和呻吟,为着那些难忍的期待和不眠之夜,更为着坚强和勇敢,生命和力量。怀着对土地、人民和劳动的深深的爱,怀着对美好明天的憧憬,艾特玛托夫亮起了他那天使般的歌喉。这赞美诗般的歌声,传遍了吉尔吉斯斯坦宽广的草原,传遍了俄罗斯大地,又被那远航的白轮船带到了世界各地。

可以说,故乡、人民和劳动是艾特玛托夫讴歌的主要对象。艾特玛托夫既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因此,他喜欢用生动的比拟的语言和抒情诗般的情感去描写故乡、人民和劳动,也喜欢采用第一人称来讲述所发生的故事,尤其是他用孩子的目光去观察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严酷的生活,使他的作品更加生动、细腻和别具一格,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又使人品尝到一种自然而又纯真的美的滋味。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既能读到高尔基明朗洒脱海阔天空的笔触,又能读到屠格涅夫的诗情画意般的景物描写;既能读到肖洛霍夫鲜明的人物个性和曲折的情节,又能读到托尔斯泰的复杂的心理刻画。如果说故乡、人民和劳动是艾特玛托夫的创作源泉,那么,俄罗斯文学的汪洋大海便是给予他丰富营养的乳娘。他从小就喜欢文学,阅读了大量的俄罗斯和苏联文学原著。他后来回忆说:“每当我拿起一本书,手便发抖,心怦怦地跳起来。那个时候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坏书。书里的每一个字都使我激动无比。对我来说,每个作者都像普希金和托尔斯泰一样伟大。”正是这种在俄罗斯文学海洋里的恣意漫游,为艾特玛托夫日后的创作插上了纵横驰骋的翅膀。这样的得天独厚,是许多作家难以得到的。将艾特玛托夫带入文学峰巅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他的童年——多灾多难却又是富有诗意的童年。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二日,钦吉斯·艾特玛托夫诞生在吉尔吉斯基洛夫区舍克尔村的一

个穷苦人的家里。父亲靠地方政府的资助，进了俄罗斯学校，十月革命后成了吉尔吉斯人中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他的母亲也是一个有文化的吉尔吉斯妇女。父母的教育使他从小就接触到俄罗斯的语言、文化，而他的祖母，则是“一座童话的宝库”，这位智慧可敬的老人有唱不完的民歌，讲不完的故事。但诗意的童年很快成为过去，一九三七年，艾特玛托夫的任州委书记的父亲蒙受了不白之冤，遭到清洗和镇压，这给艾特玛托夫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难以平复的创伤。父亲去世后，母亲带着四个孩子回到舍克尔村。卫国战争的第二年，十四岁的艾特玛托夫不得不辍学，他在村苏维埃担任过各种职务，在那艰苦的生活环境中，他与乡亲们朝夕相处，心心相印，他不仅熟悉每一个家庭，甚至了解每一个人。这些刻骨铭心的生活经历，自然给艾特玛托夫日后的创作生涯带来极大的影响。由此可见，艾特玛托夫在文学上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决非偶然。是丰厚的汪洋大海般的俄罗斯文学和坚实的生活基础，托起了这位文学巨匠的双脚，使他 从吉尔吉斯民族走向了世界。

艾特玛托夫的小说对中国的读者并不陌生。七十年代后期，他的一些中短篇小说陆续被介绍给我国的读者，很快便赢得了读者的喜爱。一九九〇年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团内来自五个省份的老中青男女作家一踏上苏联的国土，就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心愿：希望能去吉尔吉斯拜访艾特玛托夫。由于当时的苏联大地已是风雨飘摇、分崩离析的前夜，苏联作家协会人心惶惶，无法同远在伏龙芝（吉尔吉斯共和国的首都）的艾特玛托夫取得联系，因而丧失了一次见面的机会，这使我们每个人都感到了深深的遗憾。艾特玛托夫在中国文学界的地位也许由此可见一斑。至今，我仍把拜访艾特玛托夫的愿望藏在心里，我希望有一天这个愿望能够实现，希望有一天能在吉尔吉斯宽广

的草原或是伊塞克湖畔见到艾特玛托夫。我想我们有很多话题可以交谈，吉尔吉斯民族和中华民族，对于战争有着同样的痛苦回忆；对于人生和理想，有着共同的向往和追求；对于世界的未来，也有着同样深沉的思考。

值得庆幸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要把编译成三册的《艾特玛托夫小说集》呈现给读者。这对中国文坛和喜爱艾特玛托夫的读者们来说，无疑是一件喜事。这套分别以《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永别了，古利萨雷》和《白轮船》命名的小说集，几乎包括了艾特玛托夫的全部中短篇小说，是国内目前最完整的版本。我不知道喜爱艾特玛托夫的读者们在听了这一喜讯后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但这对于我来说，至少填补了内心的一点空白。我们可以同广大读者一样，同艾特玛托夫的作品直接对话了，不是吗？

在我怀着喜悦的心情，和那些艾特玛托夫的老读者一起期盼他的小说集早日问世的时刻，我也向那些还未读过他的作品的读者们郑重推荐他的小说。我想告诉你们的是，艾特玛托夫的书是真正的讴歌真善美的书，读这样的作品，能使你的灵魂得到净化，情操得到升华。而这些，你在一般的通俗读物中是永远得不到的。不过，有一点我必须提醒大家，这就是时代对一个作家的影响。目前在俄罗斯有人认为艾特玛托夫的作品是美化生活，过于理想化。也许，我们今天的读者在读了他的作品之后，也会产生同感。世界毕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战争、社会主义在如今的俄罗斯都变成了遥远的往事。让一个生活在金钱当道、物欲横流、尔虞我诈的时代的人，去相信世界上还有什么真诚、善良和阶级的友情，实在是有些强人所难。然而，我们却不能去无视从前曾有过的那个辉煌的时代，无视那个时代所发生过的一切美好的事情。这就是历史，作家艾特玛托夫不可能超

越历史。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详尽地记述了那段历史，而且也用他特有的敏锐目光，揭露了那个时代的“阳光下的丑恶”，至于是否深刻，似乎不在审视之列。文学毕竟是文学，文学的使命就是歌颂美，创造美。在我看来，世界变得越是光怪陆离，心灵越是空虚迷茫，我们越需要艾特玛托夫。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一旦连心灵上那片美好的圣地都失去了，那么我们又以什么为支柱去撑起生存的意义呢？

因此，我要说，为了我们的心田不至于干涸，为了我们的精神不至于萎靡，也为了世界的明天更美好，让我们认真地读一读《艾特玛托夫小说集》吧！

冯 德 英

1997年9月24日，于青岛

目 次

白雨(程文译)	1
修筑拦河坝的人(王蕴忠译)	14
夜灌(王俊义译)	29
在巴达姆塔尔河上(冯加译)	55
面对面(李佑华译)	89
查密莉雅(力冈译)	139
我的包着红头巾的小白杨(胡平 陈韶廉译)	193
骆驼眼(王汶译)	300
第一位老师(白祖芸译)	339

白 雨

凛冽的山风，带着高空的寒气，从昏暗的峡谷猛扑下来。山脚下有个小村庄在沉睡中。

四周静悄悄的，各家窗户上的灯光在逐渐熄灭。月光下，树上那些蒙着早春雾凇的芽蕾泛着淡淡的银辉，胀鼓鼓的，眼看就要绽开了。只有风吹着屋顶上的干草沙沙作响，有只狗在半睡半醒中打着呼噜。从旁边很远的地方传来隐约可闻的山涧的流水声和突突的马达声……

黑暗中，有两个人影快步向村边走来。眼看着他们放慢脚步，停了下来。

“好了，现在我可以自己走了……谢谢你。”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让我再送送你，万一有狗咬你呢，”一个男人答道。

“我不怕狗……”

“反正……”

“不，卡瑟木江，你上班会迟到的。”

“来得及，还有时间。”卡瑟木江划了一根火柴，摇曳不定的火光刹那间照出了黑暗中的两个人：一个扎着方格头巾的姑娘和一个身穿带拉锁的皮夹克、脚蹬软皮高统靴的小伙子。“噢，萨阿达特，瞧，还有足足半小时呢……”他看了一下表，说。

“不要送了，卡瑟木江，走吧……要再让谁看到，又该说闲话了……另外，我挺担心，妈妈为什么急着让我回去呢？万一病

了……”

“是啊，要是这样，总不能把她一个人撇下不管。不过，你也不要着急，咱们想点办法……”

他们又站了一会儿，就分手了：萨阿达特回家，卡瑟木江沿原路返回山里。他没走出几步，又回过头来说：

“要有什么事，告诉我……我等着你……”

“好吧！”萨阿达特悄声地答应道。

她走出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看，卡瑟木江已经不见了。天很黑。萨阿达特急着回家。她离家越近就越是加快脚步。最后终于忍不住撒腿跑了起来。姑娘脑子里思绪万千，各种想法一个比一个令人忧虑。姑娘仿佛觉得，她马上就到家了，到家一推门，就看到卧病在床、两眼深陷的母亲。“阿妈，我亲爱的阿妈！”萨阿达特使劲地喊，可就是喊不出声来。瞧，已经来到了她熟悉的篱笆门前。突然间，她发现有个人影迎面走来。

“是你啊，萨阿达特？”母亲问道。

“阿妈，出什么事了吗？”

“这深更半夜的，就你一个人回来的？”

“就我一个人，”萨阿达特撒了个谎。

“你怎么这样，真主保佑你，”塞涅普阿妈两手一拍，“难道可以……”

“不，我是搭顺路的马车回来的，”萨阿达特灵机一动，想了个理由。

塞涅普阿妈把女儿搂在怀里，哭了起来：

“让我等得好苦……两眼都望穿了。已经是晚上，可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我想，会不会路上出了事……我正想亲自去接你……”

“你怎么啦，阿妈？我们上个星期不是刚刚见过面吗……”

萨阿达特在拖拉机队当挂车员，几乎整个夏天都住在野外帐篷里。姑娘每次回家来，对塞涅普阿妈来说，都是一个真正的节日。她一个人太寂寞了，真想以后再也不离开女儿一步。她们一起烧火做饭、张罗家务——一个揉面，一个炖肉；萨阿达特去给牛挤奶，妈妈呆在旁边，准备好饮牛的水。两人说个没完。无论是塞涅普阿妈干活的农庄里，还是萨阿达特的拖拉机队里，都有很多新闻。萨阿达特去河边打水的时候，塞涅普阿妈就站在篱笆门旁看着她的背影。母亲难以相信，自己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了。她惊喜地看着萨阿达特那双富有弹性的、匀称的肩膀。她用一只戴着雕花银镯的黑黝黝的、滚圆的手扶着扁担，轻轻松松地挑着一担水，两条腿走起来那么矫健多姿！随着呼吸，她的胸脯在连衣裙的领口下节奏均匀地起伏着。

“我的好闺女，我的宝贝儿，但愿你永远平平安安，有什么灾难，就让它落在我头上吧！”妈妈情不自禁地说道。

今天，母女俩更是特别高兴，特别亲昵。萨阿达特感到，妈妈是不会无缘无故地把她叫回来的，必定是有什么要紧的话要跟她说。实际上，这件事母亲早就想跟女儿好好谈谈了。

最近，女儿好像有什么心事，这会意味着什么呢？

刚开春的时候，难得下了一场雪，萨阿达特突然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回家来。

“阿妈，”她还没进门就兴冲冲地喊道，“共青团小队来了！”

“什么小队？”

“怎么，你真的不知道？是农机站开来的共青团小队！共青团员们要来这里开辟新垦区。阿妈，我亲眼看到他们坐着汽车，开着拖拉机，从磨坊旁边过去的。他们还带来了耕犁和播种机呢……”

“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塞涅普阿妈当时还摸不着头

脑，“怎么，来了就来了呗！”

可是，女儿却一直在兴致勃勃地谈论自己的想法。

“阿妈，他们要开垦的那个地方我知道，就离这里不远。托科依阿伯说：他们今年就要把那片‘老牧场’全部开垦出来。”

没过几天，萨阿达特就要求妈妈允许她去拖拉机队当挂车员。塞涅普阿妈本来舍不得女儿离开家，但萨阿达特很坚决，执意要去，母亲不得已，只好依了她。

“今年，我先当个挂车员，以后人家还要教我开拖拉机。我在共青团会上已经答应了，我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要不是有托科依阿伯帮腔，萨阿达特就凭她这点理由，也未必能说动她的妈妈。

“就让年轻人去吧！别拦着他们！他们比咱们有远见，让她去吧！”他劝她妈妈说。

萨阿达特就这样走了。随后，母亲后悔极了。母亲看得出，萨阿达特已经不光是她的了，除了她，还有另外某种更大的力量越来越吸引着她的女儿。

有时她觉得萨阿达特变得比她更聪明。对一个女孩子来说，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呢？萨阿达特开始有了一些做母亲的所不理解的心事。既然萨阿达特那么想念妈妈，可为什么如今每次回家来，一清早天刚亮就急着回队呢？

奇怪！萨阿达特一会儿那么严肃，那么认真，一会儿又那么异乎寻常地高兴：唱啊，笑啊，缠着妈妈撒娇；可是，突然间却又那么闷闷不乐地坐在一旁出神，像一头没了爹娘的小骆驼。

“萨阿达特，你干这种工作还满意吗？”塞涅普阿妈私下偷偷问她，“你们队里都有些什么人？”

“非常满意！”每当妈妈问起这事，萨阿达特总是满怀敬佩的心情向她讲述自己的同志们。他们都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他